“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情揭秘

发生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首。

影视艺术形式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已广为人知。然而,历史上这一冤案的事实真相却鲜为人知。本文意在披露“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事实内幕。

杨乃武、小白菜与葛品连

杨乃武于1836年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城内(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直。杨乃武结过三次婚,首为吴氏,次为大杨詹氏,后死于难产。继娶小杨詹氏,即案发时之妻,后直至终老。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乳名阿生,其父毕承祥,后来一些文艺作品中称其为毕秀姑。小白菜八岁时随母再嫁到余杭县城,其母嫁给喻敬天为妻,小白菜称喻为继父。与杨乃武是邻居,与葛品连也是邻居。小白菜11岁时,经其母喻王氏与葛品连之母沈喻氏商量,将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为妻。葛品连成年后由继父将其荐至豆腐店当伙计。小白菜16岁时,葛品连便将小白菜娶过门。

此时,杨乃武正好在澄清巷口新造楼房三间。造房时由沈体仁监工,得知杨乃武还有新房多余出租,就告诉了葛品连之母沈喻氏,沈喻氏通过赵兰荣,向杨乃武租了楼房一间给小白菜夫妇居住,每月租金800文,杨乃武和小白菜就在同一楼房内居住。葛品连仍在豆腐店帮伙,由于早上起得很早,有时晚上就宿在店中。小白菜一人在家,闲来无事,经常去杨乃武家中走走,有时就在杨乃武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小白菜还学起诵经,因识字不多,就请教杨乃武。开始,大杨詹氏还在,小白菜与杨乃武来往频繁不致被人非议。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整座楼房有时就只剩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人。小白菜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来往甚密。后来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有奸情的流言街坊邻里都知道了。小白菜夫妇在杨乃武处住了一年以后,杨乃武提出要求把房租增至每月1000文。小白菜夫妇觉得难以承受,就另行租了太平巷王心培隔壁的房子居住。

大杨詹氏死后三个月,杨乃武和小杨詹氏即詹彩凤结了婚。次年八月,杨乃武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

案情发端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在豆腐店帮伙的葛品连因身体不适回家,途中数次呕吐。大约早饭也未吃,便在糕点店买了粉团吃。到了家门口,还呕吐不止。到家后就躺到了床上,他自以为又得了流火疾,便要小白菜去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服。葛品连服用后并未见好,病情反而更为加重。午后,葛品连病情加重。延至申时,葛品连便死了。

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晚上,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水。葛品连的义母冯许氏见后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而死,便与沈喻氏等众亲友商议,请求官府前来验尸,以验明葛品连是否中毒致死。如系中毒而死,则请查根究底。此事告知了地保王林,当晚便请人写好了呈词。次日一大早,在地保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便向县衙提交了要求验尸的呈词。

知县初讯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时已年近七十。刘锡彤接下呈词,正准备与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等前去勘验,恰好生员陈竹山来衙为刘知县诊病。陈竹山与刘锡彤关系密切,常来常往。于是一边诊病一边就谈起了即将去勘验的事。陈竹山得知是为葛品连验明死因,就把他在走街串巷时所听说的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的传闻告知了刘锡彤,还说,街坊邻居都认为葛品连之死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因奸谋毒所致。

之后,刘锡彤带着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来到了葛品连停尸处。仵作沈祥验得葛品连尸身仰面呈淡青色,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身上有大泡十余个。但用银针刺探喉部却呈青黑色,擦之不去,不似是砒毒之征,心下疑惑。于是只是向知县禀报说是中毒身死,却未报何毒致死。刘锡彤也未问。沈彩泉问沈祥,沈祥说可能是生烟土中毒致死。沈彩泉说不可能是生烟土,服生烟土皆为自服,是自杀,不是他杀,肯定是砒毒致死。沈祥不服,便与沈彩泉争执了起来。本来试毒的银针应该用皂角水多次擦洗,结果也都忘了。刘锡彤惑于陈竹山之言,竟相信了沈彩泉的话,认为葛品连是砒霜中毒而死。当即将小白菜叫来讯问,问她“毒从何来?”小白菜答“不知”。刘锡彤即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审问。

刘锡彤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后,对其进行严刑拷打。据当年《申报》载,小白菜受的刑是“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酷刑之下,小白菜作了与杨乃武系因奸情而谋害亲夫葛品连致死的供述。

小白菜作完口供后,已是次日凌晨三更,刘锡彤一得到小白菜的供词,立即派一王姓书办并带民壮阮德等前往抓捕杨乃武。阮德和书办将杨乃武强行带到县衙。杨乃武半夜三更平白无故被强行带至县衙,窝了一肚子的火。当知县讯问时,不但否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还以粗暴的态度顶撞刘锡彤,使刘锡彤大为恼火。

由于杨乃武有举人身份,系天子门生,不能用刑。刘锡彤束手无策,无法获取定案的口供。次日,便呈报杭州知府,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杭州知府陈鲁又通过浙江巡抚杨昌浚向朝廷具题。同治皇帝在杨昌浚的具题上亲批:“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他人情由,著该抚审拟。”

杭州府再审

葛品连死后第十天,即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刘锡彤便将杨乃武和小白菜及全案卷宗解至杭州府。

此时杨乃武革去举人的御批已下,知府陈鲁便动用大刑,杨乃武熬刑不过,只得承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当陈鲁追问砒霜来源时,杨乃武便编造了从杭州办完中举手续回余杭的途中,在本已熟识的仓前镇爱仁堂药店“钱宝生”处以毒鼠为名购得的。陈鲁得到这一口供,以为案情已经大白,便叫刘锡彤将钱宝生的证词取来。

“钱宝生”来到县衙后,说自己不叫钱宝生,叫钱鹿鸣,又名钱坦,也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反复做钱坦的工作,并表示不会追究其卖砒霜的罪责,也不会把他送到杭州府作证,并给钱坦写了书面保证。钱坦后来同意按刘锡彤的意思作证。

陈鲁得到“钱宝生”的证词,又有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供认,就认为铁证如山,可以定罪判刑。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杭州知府陈鲁作出判决,以因奸谋杀亲夫罪处小白菜凌迟之刑,以授意谋害他人亲夫处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按察使。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开始觉得案有可疑。因为杨乃武乃是个举人,他自己也是个举人。他不太相信一个举人会为一个女子而抛弃自己的前程不说,还得赔上自己的性命。于是,他找来刘锡彤,询及本案的经过情况,是否有不正常的情况。这刘锡彤向按察使拍胸脯保证,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也就放心了。遂将案件按照杭州知府的意见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

在此期间,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关于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其妻小杨詹氏即詹彩凤向杭州各衙门申诉,但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及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到北京告“御状”

同治十三年四月,杨乃武之姐叶杨氏随带杨乃武岳母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上海乘轮船到北京,经在京的同乡京官指点,向都察院递交由杨乃武所写的申诉材料。

都察院接受了杨乃武的呈词后,就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复审此案。杨昌浚将此案交杭州知府陈鲁复审,结果当然只能维持原来的判决。

由于杨乃武之妻小杨詹氏多次在杭州各衙门鸣冤叫屈,杭州城内大街小巷传言纷纷。此事引起了当时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江南药王胡雪岩的关注。杨乃武之妻得到了胡雪岩的资助,有了再次进京的经济能力。同治十三年九月,杨乃武之妻詹彩凤随带其娘家帮工姚士法,携带杨乃武的呈控材料去北京,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交了这一材料。步军统领衙门将杨乃武的申诉情况上奏皇上,皇上谕旨,将此案交浙江巡抚亲提严讯。但不久,遇到同治皇帝驾崩等国家大事,又碰上全国性的考试,所以此案一拖再拖结不了案。

刑部大审

由于案件久拖不决,社会影响又大,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要求重审此案。两宫皇太后命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胡官居学政,虽通学术,却不谙刑名,难以胜任,兼之素与杨昌浚相熟,也未能推翻原判。

此后,该案又经历重重周折,送达刑部。刑部在审查案卷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疑点。

浙江籍的京官也非常关心家乡这一轰动全国大案的审理情况。他们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判断,认为本案是一起冤案。于是他们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根据刑部提出的前述案中疑点,又增加了他们听闻来自家乡的消息。都察院接到呈词后,即向两宫皇太后、皇上奏请。两宫皇太后竟批准了都察院的奏请。

刑部接下此案后,便调集本案的有关证人及杨乃武和小白菜进京。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由于此案影响很大,所以前来观看开棺验尸的人非常多。最后,验得葛品连周身大小骨均呈黄白色,确属无毒因病而死。在场的刘锡彤以及原验仵作沈祥也都不得不认可了这一鉴定结论。刑部官员还讯问刘锡彤、沈祥原验情况,两人承认,原验时,试毒银针并未按要求用皂角水反复擦洗,不符合朝廷规定的检验要求;沈祥向刘锡彤只报服毒而死,却未报何毒致死,等等。

据此可见,杨乃武和小白菜确系冤枉。他们原来所作“因奸谋毒”的有罪供述显然均为虚假。于是,刑部上奏皇上,革去了刘锡彤知县之职。其他相关审理官员也各自因审理不力而遭受处罚。

至此,案件审结,其时为光绪三年二月十六。

杨乃武回到余杭后,曾去上海《申报》做过事,不久仍回余杭,以种桑养蚕度日。于1914年病故。小白菜回到余杭后,终因亲友无靠,衣食无着,真的入庵做了尼姑,法名慧定。小白菜于1930年圆寂,享年75岁。

(摘编自《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11岁男孩拾荒救治重病哥哥

昨日中午12时20分,11岁的喻志鹏放学回家,还没来得及放下书包,就急匆匆地跑到堆放自己捡来杂物的“小仓库”,放下手里的3个空塑料瓶后开始清点各种瓶子的数量“1、2、3……”自从大他一岁的哥哥志敏得病以来,每天放学归来“盘点”这些宝贝成为他最快乐的事情。年幼的他并不知道白血病的具体含义,只是希望尽快攒好足够多的瓶子,然后换成钱帮哥哥治好病……

为救哥哥甘愿当拾荒娃

正在上小学的喻志鹏每天早上6点天刚亮就会准时起床。小志鹏告诉记者,躺在床上他总是想着妈妈和哥哥,睡不着,还不如到村里转转,还能捡到一些可以卖钱的东西。如果起来晚了,就会遇到其他捡破烂的老人,那就什么也捡不到了。到上午8时,小志鹏就差不多走完了整个村子,跑到叔叔家吃完早饭,再一路快跑着去学校。小志鹏说,他没有因为捡破烂而缺过一堂课。

中午12时,小志鹏在放学的路上总是留心有没有瓶子捡,回家第一件事便是看看哥哥是否从医院回来了。

下午4时20分,同学们都回家了,小志鹏却不走,在操场和教室周围四处寻找可捡来换钱的东西,然后去村边转转,看会不会有收获。因为总是在村里转悠,一天下来志鹏所捡的东西并不多,不过他已经很满足了。

家中数人先后患重病

小志鹏原本有个温暖快乐的家,父亲喻政诚是新建县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只有两亩地,不过勤劳的夫妻俩租了乡亲3亩地。生活谈不上富足,但也简单快乐。志鹏还记得,他家的砖瓦房是村上最早建起来的。

2003年,小志鹏的爷爷突发脑溢血,虽然最后爷爷被抢救过来了,但家里也因此欠下1万多元钱的债。第二年,小志鹏的叔叔又患上了肾炎综合征。

今年11月初,志鹏的哥哥志敏突然发起了低烧,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哥哥总算退了烧,却没有了平时的精神。11月10日,小哥俩在床上打闹时,志鹏突然发现哥哥腿上和脚上都是可怕的小红点,吓得尖叫。第二天到县医院一检查后,医生说孩子必须到大医院检查。妈妈一听,马上就哭了,爸爸也一直唉声叹气。

为捡塑料瓶曾掉进水沟

小志鹏告诉记者,哥哥去了大医院后再也没回过家,就连最疼他的妈妈也不回家了。爸爸也是四五天回家一次,每次都会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卖掉,开始是牛,后来就是花生、粮食等,到现在放米的桶也见底了。看着爸爸每次借钱都到处求人说好话,懂事的志鹏就希望自己也能赚点钱。一天,他看到隔壁老太太在村里捡破烂,一下有了主意。志鹏说,从11月15日开始,他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到处捡破烂。

最初捡破烂的时候,志鹏还有点不好意思。有一次同学翻他书包时发现了好几个塑料瓶,就笑话他是个捡破烂的,连续好几天他都不敢捡了。但有一次他央求爸爸带他去医院看哥哥时,爸爸告诉他来回车费要好多钱。为了早点看到哥哥,志鹏也不怕被人笑了,上学时大大方方地捡起地上的废旧瓶提在手上。

有一次,他看到水沟里有个塑料瓶,就准备用树枝捞起来,结果一不小心掉下去了。还好水不深,志鹏干脆就慢慢走过去把瓶子拾起来,可衣服还是弄脏了,回家后被爷爷责备了一顿。

半夜被冻得偷偷地哭

日前,记者来到新建县喻家村志鹏家时,志鹏还没有放学。几间房子空荡荡的,除了两张床和一台破旧的电视机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看到记者,志鹏60多岁的奶奶一下子哭了:“志鹏和志敏都是苦孩子呀!”奶奶告诉记者,志敏生病后,喻政诚夫妻俩日夜守在医院,家里就剩下志鹏一个孩子。小孩子晚上不敢一个人在家,就叫来爷爷奶奶同住。起初爷爷奶奶睡一张床,志鹏睡一张床。由于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志鹏的床上就只有薄薄一层棉絮。天气转凉后,志鹏晚上冻得直打哆嗦也不肯说。一天晚上奶奶听见志鹏在哭,一摸才发现他全身冰凉,就把他抱在自己床上,三个人挤在一起。

吃饭是最大的问题,起初志鹏一个人在家里做饭吃,有一次他用高压锅煮稀饭,结果没等冷却就把气阀打开,扑面而来的高温蒸汽让他的脸上现在还有一块黑色的伤疤。从那以后,奶奶就不许他在家做饭了,最近家里的粮食被卖完了,想做饭也做不成了,志鹏只得在叔叔婶婶家里吃饭。

每天捡瓶子能换一元钱

临走时,记者与小志鹏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记者:想你哥吗?

志鹏:想,特别是做梦的时候。

记者:知道哥哥得了什么病吗?

志鹏:知道,是白血病。

记者:知道白血病是什么病吗?

志鹏:不知道。

记者:每天能捡多少个瓶子,可以换多少钱?

志鹏:最多10个,可以换1块钱。

记者:还继续捡瓶子吗?

志鹏:会啊,等将屋子堆满了便可以换好多钱治好哥哥的病了。

当听说记者要给他拍照带给他哥哥看时,他十分高兴,一个劲地拉着爸爸与爷爷奶奶要照相……

日前,记者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到了病床上的志敏。他比志鹏活泼许多,病友都亲昵地叫他“小鱼儿”。做过化疗的“小鱼儿”脸色苍白,就连嘴唇也呈白色。和弟弟一样,他也不懂得什么是白血病。“妈妈说再过段时间我又可以上学了!”记者拿出照片,他指着弟弟的相片兴奋得大叫。此时,站在旁边的妈妈终于控制不住,悄悄地走出了病房。

刘娟 据《江南都市报》